

比利時豔遇

吳國柄

廠長女兒做我秘書

一九二三年（民國十二年）我二十五歲，這一年的冬天，我由英國倫敦到了比利時，某天碰到一位姓丁名維廉的中國同胞，他問我是中國人，還是日本人？我告訴他，我是中國人。

他說：「你穿的衣服和比國人穿的不同。」

我說：「我是從英國來的。」

他問：「你住在什麼地方？」我告訴他我的住處。他說：

「那是個高級住宅區，貴不貴？」我說：

「還好。」

丁維廉那時剛從北京來比國念大學，他的法文程度很差，正在苦讀法文。他說：「現在有個工作，不知你願不願意做？和我一起到比國來的一位隴海鐵路督辦張弧，在這裏購買鐵路器材，需要一個懂英文又會打字的人幫忙。你會不會英文打字？」我說：「會。」於是，他帶我去見張督辦。張督辦知道我會英文、法文，又能打字，便很高興的任用我，同時告訴我，他那裏的工作不是長期的。

談了一會兒，進來一個比國人，是沙立洋行的總經理查理斯雷（M. Charles Ley），張督辦介紹我和他認識，他說我的法文講得很好。我把我到比國的目的告訴他，他說：「你幫張督辦辦完事，我送你到列日（Liège）的歐格瑞·瑪海義（Ougre Marihaye）大鋼鐵廠實習。這個鋼鐵廠是國有的，德國賠款後，把德國的機器運來此地作為賠償。規模很大，工人有一萬多名。工廠的地下有煤礦，鐵礦砂由外國進口，大多來自盧森堡，這工廠正大量製造成鐵，我介紹你認識他們的董事長。」

他領我見董事長，董事長見我會說英、法文，且是英國皇家工程師，高興得很，一再稱讚我是不可多得青年。查理斯雷把我的來意告訴了董事長，董事長馬上叫秘書寫封介紹信給廠長，要廠長允許我到他的廠裏實習，我很高興地謝謝董事長。

我把工廠實習的事告訴張督辦，他說：「你的運氣太好了。」我拿了介紹信就去謝謝丁維廉，丁維廉和我一起到我住的地方去，他問我家裏做什麼？我說：「我父親在北京欠員工薪水太多

，官費除學費外，沒有社交的錢。我認識一個英國女士，家裡很有錢，又很樂意幫助我。」他問：「你要和她結婚嗎？」我說：「不一定，外國小姐到中國，都不能住很久，所以我正在考慮。」列日離布魯塞爾約兩個鐘頭的路程，在布魯塞爾的東方，靠近德國。

比國本是中立國，但是因為有工廠的關係，所以有要塞保護。第一次大戰時，德國攻打英國，破壞比國的中立，攻列日，把列日的砲臺都摧毀了。在一次大戰時，工廠幾乎被打平。這個鋼鐵廠在拉梅魯塞河邊，離列日有廿分鐘的電車路程。

我一大早坐火車到列日，再坐電車到歐格瑞。廠長見到我很高興地說：「好久沒有中國人到這裏來，在庚子年前有中國的大人物李鴻章到過我們工廠，並買了很多我們的東西，他要在湖北漢陽建個鋼鐵廠，我們曾派工程師到漢陽，認為大冶產鐵，萍鄉產煤，把煤、鐵運到漢陽，能建個很好的鋼鐵廠，向我們工廠借很多錢，建化鐵爐兩座，每座每天產生鐵一百噸，又有鋼鐵廠把鐵水煉成鋼。」

這位廠長到過中國，安裝過爐子，見過張之洞，會說簡單的中國話。他說：「聽說漢陽鐵工廠停工了，是不是？」我回答：「是。」他叫我回中國把漢陽鐵工廠恢復起來，我說：「我正有此意，所以才要在你們這裏實習。」他說：「太好了，我為你提供一個計劃，教你怎麼學習，怎麼回中國實用。」他很高興，特地邀請我到他家用餐。他有太太和三個女兒，沒有兒子。大女兒、二女兒都有很好的工作，三女兒剛從學校畢業。他很直爽地說：「你和我的三女兒做朋友，她當你的女秘書。你從明天起到我的辦公室報到上班，你雖然會說法文，但仍需要好好學習。我教瑪德麗恩 (Madeliene) 教你法文，你教她英文。」

列日是出美人的地方，瑪德麗恩長得很美。由於她父親的介紹，她對我特別親熱。她母親見到我很高興的說：「你是中國人，太好了。瑪德麗恩已過廿歲，你可以和她做朋友。」

回去後，到列日找房子。列日是個小城，許多房子都因戰爭被破壞，德國賠款後，改建了很多。我看到很多房子招租，看了幾家都很便宜，裏面住的都是工人。最後找到一家樓上是旅館，樓下是飯店的房子，我看了很滿意，價錢也便宜，就租了下來。

守住爐子認真操作

工廠早上工作，下午休息到兩點上班，高級職員禮拜六不上班，管爐子的工人輪流換班工作，爐子不停地燃燒。頭一天上班，瑪德麗恩很早

就在廠長辦公室等我，然後一同到我的公事房去。雖然是工廠，但是設備很完善，有電爐可以自己煮咖啡吃。

廠長派人領我參觀工廠。回來後，我問瑪德麗恩在那裏吃飯？

她說：「工廠有餐廳，你願意吃什麼，就吃什麼。」那時，我存有英鎊，要請她和她的父親吃飯。她說：「我父親很忙，你不用請他，我們兩人吃好了。」

我們吃完午飯，在公事房談天，學法文。青年男女碰在一起是很親熱的，沒有國籍之分，尤其是她的父母介紹我們認識，就像我在英國遇到葛雷蒂斯 (Gladys) 小姐一樣兩人情投意合，相處得非常快樂。

我在英國有四年對女孩子交往的經驗，瑪德麗恩對我一見鍾情。如果按中國的習慣是不行的，但在歐洲則很普遍，尤其是第一次大戰之後，比國男女的比率是一比十七，缺少男人，所以一見就成朋友是極其自然的。午後兩點上班，一個年輕的工程師引我參觀，先看化鐵爐。有八個化鐵爐，我一個一個仔細察看，八個全部相同，用的方法和英國一樣，也就是和冶金工程師說的相同。

到了四點鐘，回辦公室。因為我是實習生，所以沒有薪水。看完化鐵爐，到畫圖房看爐子的構造，看完構造到化驗室看鋼鐵的成分，這是每天的工作。

關於我的實習，廠裏有個時間表，比利時本國學生來實習都按照這個時間表進行。這位年輕

的工程師也給了我一張，每天做例行的工作。馬虎一點的話，兩個月就可看完；仔細的看，則要花四個月的時間。我是大學畢業生，知道一些理論，但沒有實際的操作經驗，我祇好守住一個爐子，認真的操作。

工廠分生鐵部和煉鋼部。生鐵部的鑄鐵專門供給煉鋼用。

煉鋼部的產品，關於鐵路器材有鋼軌、鋼枕、火車輪子、火車的鋼輪胎。

有建築房屋用的屋樑，有橋的樑架、螺絲、鉚釘等。更有普通家庭以及工業用的鐵絲、釘子和造船用的鋼板等等。

工程師引我作整個的參觀，工廠很大。鋼鐵都是熱的放在地上，不小心就會踩到。各廠間有相當的距離，如若步行一天都走不完，所以廠裏有纜車，管理人員可以坐纜車，由這個廠坐到另一個廠。

工廠的另一部門是煤礦，貯藏在工廠的地下，用升降機把煤運上來。礦的上面有煉焦爐，廿四小時不停地燃燒。煉焦爐生產三種東西：①焦炭——供給化鐵爐用。②柴油 (Tar)。③煤氣 (Gas)。除焦炭外，都有附設的廠提煉油，但不在這個廠的範圍內。煤氣存起來，做內燃機之燃料，汽缸有房間大，用電馬達發動，發動時響聲如雷，聽不見說話，所以交談都用寫字代替。

公使雙姝任我選擇

我下到工廠的最低層去看過煤礦，裏面黑漆一片，又潮又髒。下去時要簽志願書，聲明如果

死在下面與公司無關。

在裏面走了兩個鐘頭，裏邊有小鐵路，煤車在上面走，由驢子或騾子拉着走。煤層約一公尺高，人躺在地下挖，工作很辛苦。這些煤礦工人很少比國人，大多數是義大利人和土耳其人。

我清早下去，到中午才出來。上來後，我深切感謝上帝使我的簽字不發生效果。很高興地回到辦公室，我把事情告訴瑪德麗恩，她說：

「下次你別去，太危險了，像你這樣的人死了太可惜。」

回來後，想寫信給葛羅瑞娜小姐，但是瑪德麗恩一直注意我，所以不敢寫。加上有點累，就躺在沙發上休息。她教我一個學法文的方法，每天看買來的鋼鐵書，不會的問她或查字典。

放假時，我回布魯塞爾總統街十七號，看有沒中國或倫敦的來信。又到公使館見汪公使，報告我的實習經過。他說：「那很不容易，你却辦到了。你住那裏？」我說：「總統街十七號。」

傍晚，我要走的時候，他派秘書來見我說：「公使有兩個女兒很喜歡你，希望你隨便挑選一個做朋友。」我說：「謝謝公使的美意，我還沒有考慮這個問題。」

有一天下班，在同旅館途中，看到一個中國人，穿得很舊，長得很醜，個子很小。我問他是那裏人？他說：「是四川人。」我又問他來多久了？他說：「十幾年了。」「你學的是那一科？」「法文文學。」「你是那個學校畢業的？」

「我從前有官費，現在沒錢繳學費，在圖書館自己看書。」「那你生活費怎麼辦？」「家裏寄錢

來。」

我問他：「可不可以帶我到你住的地方？」他帶我到他的住處，一間小房子，自己煮東西吃，生活很清苦。我問他：「有沒有女朋友？」「比國人壞得很。」「他們欺負你，你怎麼辦？」

「我把中國罵人的髒話翻成法文罵他們。」「他們對你怎樣？」「他們揍我一頓。」「你怎麼不回國呢？」「我沒有路費，怎能回去？」

「打仗時，你在那裏？」「在比國。東邊打，就跟比國人往西邊走；西邊打，就往東邊逃。」「有沒有打死人？」「在路上走的行人，被打死的很多。打了一天仗，城就丟了。」

我看他的樣子，有點像在倫敦的徐恭典，他是江西省的官費學生。

有一天他來看我，而我正要學跳舞，他說他要學，就和我一道到隆渥斯舞蹈學校 (Long Worth Dancing School) 去。我介紹他認識隆渥斯 (Long Worth) 本人，隆渥斯看了他的長相說：「英國小姐不會喜歡和他跳舞，我也不收這個學生。」我把隆渥斯的話翻給徐恭典聽，徐罵道：「學跳舞還要看人，豈有此理！」

英女友聯袂來相聚

我和在倫敦的三位小姐寫信，報告我在鋼鐵廠的情形。葛雷蒂斯剛和我離開不久，所以她的回信沒寫什麼，只是說計劃將到澳洲或倫敦。

葛羅瑞娜和瑪格麗特聽說我在鋼鐵廠實習，高興得很，說要來看我。我回信歡迎她們來。瑪格麗特有一個星期的假期，所以她們兩人要一起

來。我告訴她們：在列日太寂寞了。並請她們預先告訴我日期，我好到車站接她們，同時可請假陪遊，且希望她們住我的寓所。

很快地，她們辦完手續到達比國，大家見面真高興。我住的地方有廚房、衛生設備，樓下有雜貨店，鄰居是肉舖，買菜很方便。我怕她們吃比國菜不習慣，特地自己做飯菜。我有留聲機，又買了幾張新唱片，她們很高興的住下來了。

她們在比京住了一天，第二天到列日。列日太小了，她們看了我住的地方後，在樓下的飯館吃飯。然後到山上看工廠，我把工作證給她們看，她們都很高興。因為鐵工廠不適合女人參觀，所以她們留在接待室等我，我去請假一個禮拜。

列日城是個戰場，很多建築設備都被毀壞，沒有什麼東西好看，我們祇好回比京總統街十七號。

有時，三人出去逛街，街上比倫敦冷清。三個人到伯義斯地·康伯瑞 (Bois de Cambre) 公園去看看，又帶她們到滑鐵爐和漢人洞去看。我告訴她們：「漢人洞是我們祖先曾躲過戰火的地方，裏面很潮濕。」我帶她們到滑鐵爐去。滑鐵爐是英國人打敗拿破崙的地方。於是，買票、辦手續遊滑鐵爐。

晚飯後，我們坐電車上聖紹伯爾跳舞。她們看我和比國人談話，法文說得很好，她們希望她們的兒子和我一樣聰明。那天舞場的人不多，可能是舞場太大，顯得人少。舞場有黑人舞男，我叫她們買票和他們跳，按照舞場的規則，黑人只能跳舞，不能和白人同桌子並坐。

我們去舞廳的那一天，好多桌上坐的只有一個女人，看見我帶着一個小姐，都想和我跳舞，鄰近的女人和我擺頭示意，她們的動作讓葛羅娜看見，她對瑪格麗特說：「好多人想和我們的愛人跳舞。」跳完幾支舞後，他們要到別的舞場去看看，我說：「不行，去了你們一定不能和我跳。」

到了普通的舞場，一進去，果然她們就沒機會和我跳。舞後去吃宵夜。那天是星期五，比國是天主教國，不吃肉，只吃魚。比國的魚做得很好，我們吃得很快。

時間過得很快，最後一天，我們沒出去，在家裏休息。我告訴她們實習完後，要回國。她們一再要求我回國前到倫敦再見一面。次日八點鐘我陪她們到米地車站，坐車到奧斯特恩德，送她們兩人上船。

舞場弄眼邀舞規矩

回去後，準備寫家信。忽然房東的小姐羅娜(Lola)進來，躺在床上，問我這幾天到那兒去了。我說：「有事情到布魯塞爾去。」她說：「你頭一天到我們旅館來，我們就很注意你。你履歷填的是工程師，又能說流利的法文，是英國來的大學生。我父親很高興地在樓上告訴我們，來了一位很好的東方青年，同時希望我和你做朋友。我下樓，看見你在喝咖啡。但是第二天你沒回來，我們很奇怪。我到跳舞場去找你，果然看見你和一位老太太和小姐在一起。」列日地方很小，常到跳舞場去的一些人，雖不交談，但都很面

熟。女人和女人間不經介紹，總有點隔閡。羅娜很想和我跳，但又不敢，就向我示意，而我又不能離開。因為跳舞雖然是很隨便，但也有不成文的禮節。

舞場有一種不成文的規則，美國的規則和歐洲的一樣。在歐洲大陸的法、比、德、義等國，跳舞是國家允許的正當娛樂。

舞場裏每張桌子都有侍者管理，你坐在那個位子就不能隨便換，除非把帳付清，才能換椅子，這是普通的習慣。

女人不能隨便到男人的桌上，這是有失尊嚴的。男人可以到別的桌上請別的女人跳舞。

我初到外國學跳舞，看見男女擠眉弄眼(Make Eyes)，中國人取名叫「打無線電」。看看對方有沒有反應，有反應的話，就可邀舞。

舞廳的桌子有兩種：一種是單獨一個女的。或與父母一起來的。要是單獨一個女的，只要對方答應就可以。若是和父母一起來的，男的對小姐 Make Eyes，如果小姐同意，那麼男的就以過去，先跟女的父母鞠躬，問他們能否有榮幸和他們的女兒跳舞。他們若答應，再問小姐能否和你跳舞，只要她同意，即可共舞。

英國和其他國家不同，雖然男女可以做眼或點頭示意，如果同意和你跳舞，那麼男的要先付帳出去，等在外頭，女的跟着也付帳離開，到外面兩人碰頭，再一起進舞場，另找座位。因此，在英國的跳舞場是找不到舞伴的，一定要自己帶舞伴。

如果男的有舞伴，就是和別的女人 Make

Eyes，也不能離開，一定要得到舞伴的允許，才可以和別的人跳，否則對方認為是受侮辱定會掉頭就走。

因此，羅娜不能到我們桌上來，雖然我想和她跳，但也不能離開。瑪德麗恩的媽媽注意到，就對我說：「那個小姐很想和你跳舞。」瑪德麗恩假裝沒聽見，她媽媽又說了一次，她才說：「跳舞可以，但是不能和她說話。」

我們叫羅娜來，問她要吃些什麼？我和她跳舞，她跳得很好，她說：「我的父母很喜歡你住我們的旅館。」

跳完舞，羅娜就回家了。我也和廠長的小姐回家，她們說：「太晚了，你就住在這裏。」吃完宵夜，洗完澡，瑪德麗恩帶我到一個房間，我問：「這是誰的房間？」她說：「這是我的房間。」

我又問：「那你晚上睡那裏？」她說：「我也睡這裏。」

饑渴的比利時女子

早上醒來，她要跟我去工廠。吃完早點我們兩人便同到工廠。

車上乘客很少，我問她：「昨夜我們在一起，你覺得怎樣？」

「太好了，希望你天天來。」

我說：「如果有小孩，怎麼辦？」

「那是我父母最歡迎的。我的父母喜歡你，不過我父親在家時不方便。以後，我的父母會替我們安排，他們喜歡有個繼承人。」

我想：「中國不孝有三，無後爲大。」比國也是如此。

我說：「你爲什麼不找個人結婚？」

「這是比國年輕人無法解決的一個問題。大戰後，列日的人死的太多了。大戰前，比國政府把男人都徵去當兵。大戰時，德國把十三、四歲的小男孩也都送去當兵，所以列日簡直沒有男人。大戰後，回來的男人太少了，報上說比國男女比例爲一比十七，列日超過一比二〇，假使一個男的和一個女人結婚，那麼就有十九人找不到丈夫，因此，男人都不能結婚。同時，這些男的身體不行，多半不生小孩，如果生小孩也大半是女的。」

「因爲這個緣故，父親也沒叫我結婚，結婚後男人還是往外跑，而且結婚後，孩子要冠先生的姓，同時得把家產都帶走，我的父母不願意。因此，我父親聽說你要來，很高興的回來告訴我們，我媽媽更歡喜，定要把你請到家裏來。父親說他在的話，我們一定玩得不很痛快，因此，他出差到北京去了。」

歡談中不知不覺已到了工廠。我照例去看煉焦煤。

下班後回旅館。剛回到房間，洗手、換衣，羅娜就進來，問我：「昨天到那兒去？沒回旅館，也不打個電話回來，我們還怕你丟了。或者，我們沒好好招待你，你生氣到別處去了。」

我把實情告訴她，她說：「你今晚不去了吧？」

我說：「是的，不去了。」
她說：「吃完饭到那裏去？」

我說：「白天在工廠轉了很多地方，打算休息一下。」

「吃完饭就睡覺不好。比國有句話：吃完午飯後，休息一下。吃完晚飯，跑一公里。我們還是出去好了。」

「步行不可以嗎？」

「那麼，坐火車到德、比邊界去看看。」

列日離科蘭（德國的一個城市）很近。我們坐慢車到邊界的一個小站，欣賞那兒的風景。到了驗護照的地方，她沒有護照要下車，我也跟着下車。

這一帶是小山區，有很多樹木，車站人很少。我們走出車站，看見的盡是女人。趕快買車票回列日。沿途盡是樹林，沒有大城鎮。第一次大戰，德國很快地攻下比國，比國也沒有什麼抵抗，所以大多數的房子都是完整的。

回到家，九點多鐘，羅娜進來說：「不要睡覺，吃宵夜。」旅館人不多，魚是她媽媽做的，她父親不在，只有我和她吃，吃完上樓，正預備睡覺，羅娜說：「我今晚睡這裡可以嗎？」

我說：「如果你的父母答應，就可以。」
她說：「是他們叫我來的。」

房東小姐投懷送抱

自此以後，她每天晚上都來。那時，我在辦公室有瑪德麗恩作陪，在家有羅娜爲伴，覺得這是念法文的好機會，回到家請羅娜教我法文。我念的法文有兩本書，一本是法文文法，一本是有關鋼鐵的書。

列日地方小，沒什麼地方可去，晚上就躺在床上看晚報。因爲列日人口不多，所以旅館生意不好。於是羅娜每天約我到三樓。逢年過節，那間房子是跳舞場。平時放有彈子枱，她問我：「彈子打的如何？」我說：「我在英國儘念書，沒有時間打。」

她說：「比國人天天打，我也會打，我教你好了。」我們有時打彈子，有時想跳舞，但不敢出去，只在屋裏跳。

一個星期過去了，在比國繳房租是一個星期一次。我問她：「房租要多少錢？」她說：「我的父母說不要錢。」我說：「不行，房租一定要繳。」

她把她的父母找來，她媽媽說：「不要錢，我和我的女兒是好朋友，就等於是我的兒子，所以不要你的錢。你喊我媽媽，叫我丈夫爸爸，我們是一家人。」我當場就喊她媽媽，三個人抱在一起說：「我們是一家人。」我天天按時上、下班，按時吃飯、睡覺，生活很有規律。那時我一心一意想把鋼鐵工廠工作實習好，回國把漢陽鐵工廠復興起來。一時之間我的法文大有進步，白天有瑪德麗恩教，晚上有羅娜教，同時自己念書，晚上看報，又說又看又寫，所以法文進步很快；她們兩人成了我的活字典。英、法、比這些國家，對人民的保健很注意，一有病就要進醫院，還有例行檢查，我檢查的結果，身體很好，她們看了我的檢查報告，很高興。她們也定時檢查，結果也讓我看看，這種檢查和看病都由政府擔負費用。

李鴻章銅像前默禱

到鑄鐵廠 Cylindres de Laminoirs 看軋鋼板、鋼軌、鋼樑的滾子工廠。這個工廠是鋼鐵廠的一個附屬廠，會計是獨立的，離鋼廠不遠。廠內有化生鐵 Cubino 的爐子，專把生鐵水灌到滾子的砂模內，為軋鋼軌、鋼板之用。

滾子的大小不一，大的直徑有一公尺，長度三至四公尺。作滾子的方法——把模子做好後立起來，把鐵水灌到模子裏去，灌完後，立刻在模子外加冷水，讓鐵凝結得快，硬度高，易於軋鋼板之用。

廠裏的產品，用火車運到鋼鐵廠整理間，磨光、磨圓，合乎軋鋼機的規格，有時滾子竟被軋斷，足見其力量之大。

據引導者說：製造滾子是專門學問，工程師不是普通薪水能留得住的。待遇必須十分優厚，因為滾子一壞，工廠就得停工，所以這部門是很重要的。

每天，我到工廠都有工程師按照時間表陪我看工廠。有一天，工程師來電話說，他有別的任务，叫我自己看看。我坐纜車到舊區去看看，到了舊區下來走到盡頭，看見一個老人，他見了我說「早安」，然後問我是否從中國來的？我說：「是的。我是從中國來的。」老人說：「我帶你看看李鴻章的銅像。」

我一看，裏面有二座銅像，一座是外國人的銅像，一座是前清人身穿朝服的銅像，上刻有李鴻章姓名及他到廠日期。

李鴻章買了整個工廠運到中國，並派中國的工人和工程師百名，到廠裏實習，然後回到漢陽開鐵工廠，因此這裡特為他立銅像。我很感謝這個老人帶我來此，但是可惜沒有照像機，不然可以照下來作紀念，我曾在李鴻章的銅像前行禮致敬。

旁邊有個房間是老公事房，房裏四周貼有相片，內有李鴻章坐轎子的相片。那老者告訴我，他見過李鴻章，當時，他還是個郵差。因為這個廠很大，所以李鴻章帶了一頂四人抬的轎子來，在戰前，這頂轎子還保存着。戰後，轎子就毀了。另一個銅像，是這個鋼鐵廠的創辦人，我也向他敬禮。

我看完了兩座銅像，在李鴻章的銅像前，站了好幾分鐘，若是他地下有知，希望保佑我能把漢陽鐵工廠復興起來。這是一件大事，因為那時的李鴻章是總理大臣，漢陽是兩湖總督張之洞管的

的地方。上有英明的總理李鴻章，下有賢明的總督張之洞，才能把湖北大冶的鐵和江西萍鄉的煤，弄到一起來煉鋼。所以，我祈求上蒼的保佑，能接續兩位的志業，這是我在李鴻章銅像前默禱的期望。

歲月匆匆，五十多年過去了，民國六十六年二月四日，見臺北報載：「我國鋼鐵工業的新紀元，第一塊鋼板試軋完成。」我看了非常高興，雖然我沒有參與此項盛舉。但我從小時，看到張之洞的鋼鐵廠工作之情形，以後又到比國看到李鴻章的銅像，他為漢陽鋼鐵廠購買器材，開辦工廠的情形，印象非常深刻。

當今蔣經國總統建設臺灣基地，復興中華，以發展國防工業為起點，是非常正確的。我曾在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，向主任委員陳故副總統建議，要復興中國，首先要有鋼鐵廠，並訓練人才，他也深以為然。

由豪傑到裁縫

吳崇蘭女士著
定價臺幣壹佰元

本書由名作家吳崇蘭執筆，奇人修廣翰口述九一八東北淪陷，日本奴役同胞迫害志士的殘酷暴行，以及日本敗亡中共乘機擴大叛亂，大陸淪陷衝出鐵幕，回到自由祖國就業創業，三起三落，天助自助的感人故事，驚險緊張，高潮迭起，令人目不暇給，在中外雜誌連載期間極獲好評，現已出版單行本，定價一〇〇元中外雜誌社印行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